

新生代艺术家任重：解锁传统绘画的流量密码

范昕

连续十年跻身“胡润中国艺术榜”，对于今年不过47岁且专注于中国传统绘画的艺术家任重来说，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。这份榜单背后，是市场的高度认可：他于2018年创作的《九龙闹海》同年在上海匡时拍出1748万元；绘于2010年的《西园雅集图》2019年在北京保利以954.5万元成交……

正于上海龙美术馆(西岸馆)举办的“任重水墨丹青艺术展”备受业内外关注，每天慕名而来的粉丝即不在少数。这是任重在上海的首次美术馆大展，分“龙吟”“雪君”“玉山”“雁阵”四个章节共展出这位艺术家总计108幅作品，涵盖人物、山水、花鸟多个门类，几乎全是最近五年的新作，呈现水墨丹青精湛的技术，也亮出对中国古典意象审美缘物寄情的超然又自我的理解和表达。

对于艺术的评判，官方、学术与市场构成三种维度。其中市场是最为直观的，代表着人们用真金白银投出的喜爱度，无异于流量。在当代艺术动辄弹眼落睛的当下，任重从传统中走来的艺术样貌，看似有些温吞，又凭什么拿捏住流量密码？近年来，这位艺术家构成了圈内耐人寻味的“任重现象”。而循着这个展览，人们拨开流量的迷雾，看到的其实是支撑其画作的学术根基，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。任重画作在当代的“圈粉”，诠释的正是传统文化之于当代不会消褪的价值，焕发新生的可能。



▼在《苍龙吟雪》中，任重以张扬道劲的松枝，形成远望如苍龙般的气势，诠释着当代视角下中国神话传说中“龙”的力量。

复现千年前的雪竹画法，让他的画超越价格维度

现身此次展览的108幅作品中，除了第一幅《稽叔夜散图》2005年创作于上海之外，其余107幅均为任重最近五年的新作。尽管内容涵盖人物、山水、花鸟多个门类，耐人寻味的是，其中三分之二与雪有关。这得说到任重对雪竹画法的突破。

突破的起点，在于《雪竹图》，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一幅五代北宋名画，距今已有千年，国画大家兼书画鉴定家谢稚柳根据典籍中记载的徐熙的“落墨法”，推论其作者为五代南唐时期的花鸟画家徐熙。这幅作品中雪竹的画法甚为独特，完全不以墨色写实或双钩填彩，而凭借浓淡各不相同的墨色与笔法相组合，全然由大量留白反衬凸显出枯木、湖石、竹叶、竹茎与积雪。借由这种技法，物象更见阴阳凹凸，别有生动之意。除了《雪竹图》，这样的画法不仅前所未见，此后亦难觅踪迹，就像是画史上的一个谜。可以肯定的是，其画法极为复杂且耗时。

谢稚柳之子、此次展览的策展人谢定伟透露，当年父亲积数十年光阴研究《雪竹图》，但由于徐熙公认的真迹已荡然无存，因此他在1970年代研创了自己的落墨法，除了花鸟画，还推演至山水画。但谢稚柳的落墨法，并未采用《雪竹图》的反衬留白技法，或许是当时他已处于晚年，无论眼力还是体力都难以全然再现这种技法，只在一些画作中运用了《雪竹图》中的某些元素。因而，当看到任重重新创作的一系列雪竹图时，业内不少专家都眼前一亮，大为吃惊——画中所用技法正是与徐熙《雪竹图》中的反衬留白法如出一辙。

现身展览的一幅宽3.74米、高1.74米的泥金绢通景屏风六曲，绘的正是立于山石之上的丛雪竹。画中覆上皑皑白雪的竹叶，密密匝匝，错落相间，却不失和谐的韵律感。它们呈现的白，不是用白色颜料画出来的，而是留出来的白，是所用绢布的底色。竹竿、竹叶等边缘，用墨色层层烘染。再衬上背景的远近浓淡，让画面彰显出微妙的层次变化。如此巨幅之作，在落笔之前即已通盘考虑众多细微之处的留白，实乃不易，非得胸有成竹。

也正是用这种独特的雪竹画法，任重触类旁通，将其延伸在雪梅、雪松、雪树、雪荷、雪蕉、雪浪、雪瀑等诸多题材上，不仅越画越得心应手，还越画越自成一格。“雪君”章节中，尺幅小巧的雪竹图成为一整面展墙上唯一悬挂的作品。背后满铺的墙纸，正是将这幅作品放大数十倍的视觉效果。墙纸上画面原作的细节纤毫毕现，单钩墨线的流畅笔意，留白雪枝的清透莹润，叶片间掏染的分明层次，每一处都经得起细看甚至推敲。在谢定伟看来，对于雪竹技法的解锁以及纯熟运用，让任重的画超越价格维度，在学术上也立住了。

2002年，上海博物馆联合故宫博物院、辽宁省博物馆举办现象级大展“晋唐宋元书画国宝展”，徐熙《雪竹图》即为72件国宝之一。当年观展之时，第一次亲睹《雪竹图》原作的任重，对它一见倾心，将其视为高山仰止般的艺术存在，认为这代表着中国传统水墨画的最高境界，真正达到宛若天成、天人合一的境界。为了这幅作品，

▲正于上海龙美术馆(西岸馆)举办的“任重水墨丹青艺术展”，是任重在上海的首次美术馆大展。图为展厅现场，正中展板上的图像元素来自任重2005年创作于上海的《稽叔夜散图》。

►深谙传统技法，任重的画又显然不止于传统面貌。此次展出的不少作品中，均可见其独出机杼的当代表达，显然在为传统找寻联通当下的全新语境。图为构图已然具有当代趣味的任重《江崖仙侣》。



他总共刷了十几次这个国宝展，每次都不惜排上一两个小时的前队。此后也曾有缘进入上海博物馆的库房，细细揣摩作品中的高妙之处。这才有了十几年后雪竹画法成就的艺术“进阶”。

深谙传统技法，更为传统找寻联通当下的全新语境

市场对于任重的重视，从本世纪初就初现端倪。这与龙美术馆联合创始人刘益谦的回忆能够相互佐证。刘益谦坦言，差不多20年前，自己在朵云轩拍卖就曾花去24万元买了任重的一张《出水观音》。当时他并不认识任重，但已听闻这位相当年轻的艺术家才气了得。

“任重的绘画上追宋元、五代、晋唐，但是从高古到当代，他是当做一个整体去传承、借鉴的。”“国画所有门类无一不涉足，又都自成一格。”“国画大家陈佩秋生前对于任重的评价，或能解释这位新生代艺术家的‘红’，不是没有来由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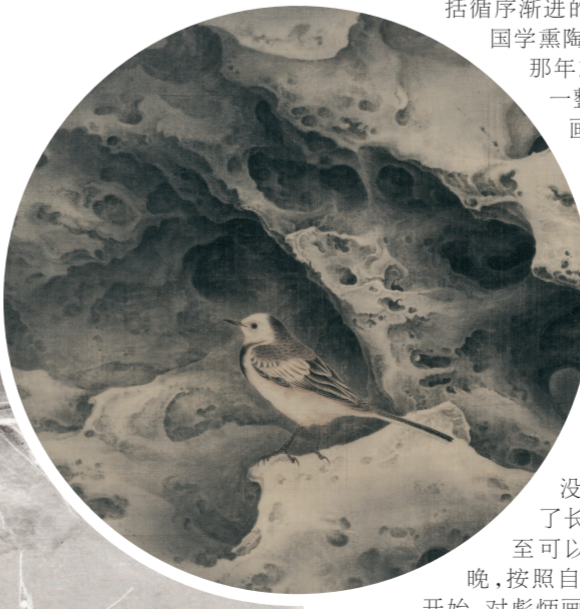
对于传统的致敬，在此次展览中随处可见。例如，一张描绘群鹿游憩于北国秋日枫林的大幅立轴，显然脱胎于台北故宫博物院藏五代名作《丹枫呦鹿图》。纯黑背景的一张鼠与荔枝相映成趣的作品，很难不让人联想起明宣宗朱瞻基的名作《荔枝图》。

深谙传统技法，任重的画又显然不止于传统面貌。此次展出的不少作品中，均可见其独出机杼的当代表达，显然在为传统找寻联通当下的全新语境。

例如，“龙吟”章节里很多作品现出剧场般的张力，富于视觉冲击力，诠释着当代视角下中国神话传说中“龙”的力量。不少雪松图以张扬道劲、盘根错节的松枝，形成远望如苍龙般的气

►从任重《羲皇》局部中，可见其笔墨之精微。

▼从任重《雪君》中，可见其独特的雪竹画法。



势。借展自藏家的《九龙闹海》，曾以1748万元创下任重个人拍卖纪录，画中九条龙的形象固然有着中国宋代“画龙第一人”陈容笔下的影子，但更可见当代年轻人青春奔放的冲劲，让人过目难忘。

“玉山”章节里，只见任重以颇有意味的颖拓法，画当代的清供图，“玩”出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。所谓颖拓法，指的是用毛笔画出拓片效果。画中，任重不仅用细致的笔意“拓”出古代器物的立体图形，营造古典之美，还让泛黄的落叶飘落于散氏盘，毛公鼎长出艳丽的百花，看得人不禁会心一笑。

有幅作品如特写镜头般将视角推向偌大江崖的局部，只见一对鸟儿展翅翱翔，掠过山石，如是构图，已然具有当代趣味。亦有作品聚焦的不知海浪还是江波，以细腻传统笔法表现光影之下的明暗变化，俨然融汇中西，让人不由生出人生如水、永不回头的感慨。

此次展览中仅一件作品即构成一个章节“雁阵”的《雁阵赋》，宽5.36米、高2.38米，以四条通景屏形成呈现，更在传统文化的基础上，全然融入艺术家的生命体验。北宋名臣田锡的《雁阵赋》，是这件作品的文学源头。小时候读到《雁阵赋》时，任重就被文辞中的天地浩然之气而打动。从小在宁夏长大的任重，也常常在长空看到

“雁过”，观察大雁的姿态与行迹，感受雁群朝着同一方向飞去那个瞬间无可名状的美感。他于是想到画自己熟悉的雁阵，画大雁的诚与信，勇与善，画它所象征的中国人追求的最高品质。这张画任重构思了三年，草稿画了17版，最终一篇花去七个月的时间创作，并且特别邀请好友黎唯合作，以同名音乐形成音画合璧的默契呼应。

站在顶天立地的《雁阵赋》面前，壮阔辽远的氛围感扑面而来。任重说，在这幅画中放得更多的，还是情感。不管一张画也好，我们的生活也好，它一定有一个真实的来源、有自己感情上的提纯，然后才有真诚的反应。

“任重现象”背后，是征途漫漫、滴水石穿

事实上，艺术圈的“任重现象”，不单单在于任重的画何以备受市场追捧，也包括任重怎样炼成这样的画。很多圈外人惊叹于他“少年天才”的一面，却或许不知他是圈内出了名的“拼命三郎”。

任重的习画之路，显然有别于大多数艺术家。父亲是他的启蒙老师，塞北银川的一位特级美术教师。这种启蒙，在绘画技能之外，还包括循序渐进的书法练习、典籍诵读等国学熏陶。以至于，他不仅13岁那年就能用一个暑假临摹出一整幅《清明上河图》，对于画面上的诗文题跋亦能信手拈来。

1994年，凭借专业课第一，任重考入宁夏大学美术教育专业。读到一半，却又自动退学。刚对一个领域提起兴趣，又匆匆进入下一单元，他对彼时如是教育方式感到并不适应。离开校园，他非但没有放飞自我，反倒开始了长达三年独特的自修，甚至可以说是苦修——从早到晚，按照自己的节奏，从晋唐宋元开始，对彪炳画史的名作一一梳理、研习，翻越传统绘画中一个又一个“山头”，常常感叹时间不够用。他的理想坚定又天真，就是想当一名画家。反正张大千、齐白石、黄宾虹、李可染、潘天寿、傅抱石，不也没有上过艺术学院吗？传统国画本无“科班”一说，多少人都是在临习古人的过程中精进着技艺。

几年后亮相画坛的任重，有些不按常理出牌。其创作不拘泥于某一家，而是博取众长，显示出“多面手”的艺术才华：花鸟、人物、虫草、走兽、清供、楼台、舟楫、山水等传统国画科目，无一不精；工笔、写意、水墨、青绿、没骨等绘画技法，无一不通；诗文、铃印方面亦颇有修养。人

们用“惊艳”来形容他。2000年，他在云南举办个人画展，展览开幕半小时作品就被订购一空。也从那一年起，他的作品频频现身拍场，价格扶摇直上，艺术评论家薛永年称其为“新生代之翘楚”。

学习晋唐宋元，在任重看来，并不是要复古。他本人亦绝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活在古代的风雅中——年轻时的任重组乐队、唱摇滚，衣着入时，与标准定义上的古代文人相去甚远，或许更似竹林七贤。任重是在追慕传统的过程中，重拾渐消渐灭的“古人之心”。晋唐宋元那“十日一水”“五日一石”、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和职业道德，不矜不伐、中正平和的创作心态和人格操守，都是今日之浮躁最好的强心剂。

悟性高，难度高，气格高，是谢定伟评价任重的“三高”。他同时也透露，任重画相当勤奋。他的画没有数十年如一日的寒窗苦功，是不可能完成的。要知道，国画不比油画，其落笔成形，不可更改，需要创作者在用笔上有极强的控制力。任重一天的创作，通常从晚上开始，画到后半夜，甚至一早。并且每有大作需要酝酿，他几乎无一例外选择回到银川老家潜心创作，主动与社交绝缘。在谢定伟看来，远离京沪等文化中心的成长背景，从某种程度上造就了任重，让他远离世俗的门派、圈子等等，全身心地只管把画好。

对于画画这件事，任重也的确格外执拗。画家、评论家宰其弘透露，任重有过许多有趣或者任性的创作意图，比如他曾反复琢磨磨竹枝的末端如何展现弹性，让人想要抚弯它，而断竹则则让观者好似听见折断时“咔嚓”的清脆声；又比如他多次强调，把小禽的眼睛画得妩媚使之富有人性是一种乐趣，同时这种乐趣又不能那么轻易被人发现，所以要将小鸟“藏”进画里。

就连对于绘画材料，任重的讲究都近乎“奢侈”。他的作品几乎全用民国以前的古墨。他也偏好将作品画在精心淘来的古纸、古绢上，让材质上的抽丝、斑驳、氧化与画面的墨色自然相容，沉淀成有些岁月感的“包浆”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在此次艺术展上，观众看不到展览，无法获悉每件作品的名称与创作年代。这并非策展的疏忽，而是艺术家本人有意为之。个中缘由，任重特别给出阐释。小时候他留长发，每次洗完头发，都要等它晾干，古人称其为“啼发”。画画的过程与之颇有些类似，把墨泼好或者墨之后，往往也需要等待它们晾干。这是一个无比漫长的过程，令他格外期待墨干了以后的效果。在此过程中，墨色现出的变化，有时让他惊喜，有时则让他失望甚至绝望。在任重看来，艺术创作急不得，用等待来完成自己与作品、时间之间的互动，感觉非常微妙。以至于，他经常觉得每一幅作品都好像是在等它晾干的过程，都还没有完成，或者说，它依然可以有向前的、更好的可能性。这也是他很少轻易在一幅作品画完以后就落款的一个原因。他想用这种“啼墨”的感觉，告诉人们艺无止境。

这或许也正是任重在数十年艺术创作中，始终秉持的一种态度，恰如他写在微信视频号上的那句签名：莫道征途漫漫，愿效滴水洞石穿。

